

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如果人是一颗种子，床便是沃土，我们在那里裹满元气，赚足能量，天长日久而渐渐“出息”。可人大半辈子与床为伍，也不见得念它好，生怕“恋床”而背负“懒惰”骂名。

生活中常有赖床的责难，若能言表，“床”势必会说，我托付你无数梦想，安顿你一生辛劳，忍辱负重，不求美名也就罢了，却将贪图安逸归于名下，于心何安？床是人类生命的一座港湾。我们从这里出发，做一次艰辛的远航，最终还将回归。

小时候，我们家很逼仄，全家蜗居于几平方米的亭子间，床占据了一半空间，一张棕绷床是我们三个孩子的乐园，整天在上面蹦蹦跳跳。那时，母亲在纺纱厂做夜班，白天孩子起床，母亲回家睡上两小时后起床做家务。上班前，她再睡两小时，多半人歇床不歇。母亲晚上下班后，孩子们接着钻进母亲留下的暖融融被窝，好些年孩子们和母亲相互暖床。棕绷床经不起折腾，小半年就塌了一半。“坏的棕绷修吗？坏的藤绷修吗？”修棕绷床师傅像家中常客，那吆喝声，像极了一首“儿歌”，还在耳边回响。

后来，全家搬入新房，两居室的房屋，我们三个子女挤在九平方米的小房间。作为男孩，家里单独给我置了一张帆布床。白天收起床，入夜挪开八仙桌，贴墙搭床，帆布床一睡四年，几近塌陷。正值年少生长，身子骨却睡不伸展，眼见人长得像佝偻样，父亲急了，从老家买来几块祖上酱铺歇业时留下的门板。帆布床改为木板床，总算矫正了我的脊背。那几块平展光滑的木板不仅成了我的新床，我还常收起铺盖，在上面铺展七尺宣纸，舞墨裱画，青春飞扬，圆了绘画梦。

当了兵，营房里睡架子床，新兵睡上铺，班长睡在我下铺，拿一口浓重的四川话唬我：“床可是你的脸撒，得给老子整漂亮撒！”军容整肃，铺床叠被十分讲究，床褥平整，被子方正，棱角分明，视为军人一大功课，也是军人精气神写照。部队那张木板床很简陋，整好它却花了我把把时间，但让人毕生受益：求真、务实、规矩、缜密，一如细雨润物，已然浸淫入骨。

要说这辈子睡得最香的还是部队那张床，挨着瓷实的铺板，不消片刻准能进

人梦乡。如今想来，一是性情纯正、心思坦荡；二是操练紧张、精力力竭，睡觉岂不酣畅？有一回部队拉练，在长兴野外露营，我已是班副，天色混沌漆黑，一台解放牌卡车，只能安置全班十人床铺，我和班长睡田野，扛着木板，我摸黑择一处挡风的土墩安床，倒头便睡。翌日醒来，蓦然发现土墩竟是一处墓冢，好歹我能爬起来，戎马倥偬，岁月正好。

入警头几年，居家狭小，单位也没有空余的宿舍，恰好我分管单位的图书室，领导就同意我临时在书库里安一张钢丝床。因“拙”成巧，我便“老鼠掉进了米缸”，狄更斯、罗曼·罗兰、福楼拜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屠格涅夫、鲁迅、巴金……近水楼台，相伴巨匠，饕餮美文，如痴如醉，那张床成为我徜徉书海的精神家园。

床是思恋的摇篮。夜阑人静，月光穿过窗棂流泻于榻前，莹润而斑斓，卧榻其间，情愫流动，怎不让人《静夜思》？抚今追昔，心醉神迷，岂不叫人《游子吟》？只有此刻，人才能面对真实的自我，让过往的自身变得通透而明亮。

床也是思者的窖藏，许多奇思妙想滥觞于此。有一年，沪上“哑贼”猖獗，我们四面出击而收效甚微。我日有所思而夜不能寐，曲肱而枕，豁然开朗：“哑贼”结伙为患，何不不改“捉手”为“斩脚”？日后，面上“抓现行”而背后重点经营情报，实施“掏窝点”，谋略，一抓抓一窝，一举扭转被动局势。

床是每个人的温柔之乡。年岁渐老，都为失眠而犯愁，养老皆为安睡寻找良方，艾灸、服药、气功、金针，各色助睡疗法，莫如心做减法，诚如《大学》而言：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当然，助睡疗法运用得当，不妨一试。某次出访日本，在箱根山上人住，夜晚睡“榻榻米”，睡前主人安排“泡脚”，池水滚烫，人有些喘不过气来，主人说，这汤水是山里纯正的温泉，富含硫磺，水比重很大，大量出汗能逼迫体内污物。果然，澡后神清气爽，一觉睡到自然醒。

《广博物志》记载床为神农氏发明，少昊始作簧，吕望作榻。簧系盛土之筐。还是少昊看得穿，喻床为簧。无论何人，不过一抔尘土，之前拿捏人生，造化世界，之后在床上化为一段过眼云烟。

三年前，有个名为“雨歌”的女孩来加我微信，头像是庭院里的一株湘妃竹，颇有烟雨江南的味道。后来才知我们同班，学号也挨在一块儿。一路走来，她拿国家奖学金、保送研究生，被交大录取。或许许多同学感到大学生活的诱惑与迷茫，或许她的经历能带来一些启发。“江湖”流传，没挂过科的大学活是不完整的，但她从不随波逐流，四年，她没缺过一节课，且抢着坐第一排。她并非一点就透，绝顶聪明，但听不懂的地方，她会记录下来，课后反反复复听，找来所有推荐书目研读，还会抓着我一起。一次，我们讨论不安抗辩和预期违约的适用问题足足一个半小时，在偌大的三百人教室里“吵”得头昏脑胀、面红耳赤，最后决定写下我们各自的结论，第二周去找她老师理论。没想到第二天她就带着一堆证明她观点的论文和参考书来找我，滔滔不绝一个小时。

踏实求稳的她将来想当法官，当法官需要高学历，这就需要好成绩和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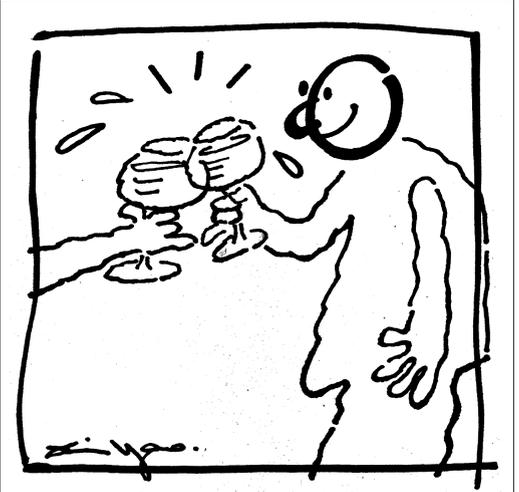
我等你梦想成真

陶陶

初入大学，大家都兴奋地去加入许许多多社团、学生会，之后团建、喝酒、做学生工作。她迷茫了一阵子，最终冷静谨慎地留在学术部、法律援助中心，前者用以精进专业，后者致力于用所学专业回馈社会。在学术部，她在举办讲座时认识了法学界大牛，许多老师对她的好学勤思、求知若渴印象深刻。她每周去法律援助中心值班。有一位走投无路的老爷爷来找她，他找了好几个律师都没办法。她先是做法律检索，取证，写意见书，又一

想学画画，不知是存在已久的潜意识，还是心血来潮的一时兴起。总之某日，我突然拿起孩子的铅笔，照着一张简单的彩铅花卉图临摹了起来。外形其实不难勾勒，速写完成，再在孩子那色彩不全的彩铅笔里选择自认为合适的颜色，三五除二地涂抹一番，大致的画面感竟呈现了：那是点缀着两片翠绿叶子的水蜜桃，由于选用的彩铅颜色不够鲜艳，加上自己的涂色手法不专业，色泽饱满，立体感不强，但结果依然让我欣喜。

怀揣着试探、好奇的心情，我专注地完成了自己的第一幅“习作”，体验了一番充实和美好。一发不可收拾，我又照着一张侧脸美人照画出了简洁的线条，人物的形象一目了然，学了好几年画的孩子在旁边说道：“这鼻子画得不错呀。”孩子那句无意识的“夸赞”更激发了我的兴趣，联想起小时候自己虽没正经地学过画画，但印象中的自己也是喜欢涂抹色彩的。这么一想，仿佛自己真的有点画画“潜质”，接连数天都忍



郑辛遥
情商：需时让步，适时糊涂，保持清醒。

从小到大的，很少羡慕别人。极少的几次羡慕，刻骨铭心。

读中学时，外国电影也叫内部电影，普通人鲜有机会看。同桌女同学的父亲是劳动模范，有时能发到一张票。每次，这位父亲就骑着自行车，带着她从徐汇区的零陵路到新光影影院，送女儿去看电影。然后等在电影院门口，等电影散场，再驮她回家。同桌稀松平常地讲述这件事的时候，我第一次真切地羡慕了。

几年前，读着一位作者的稿子，讲她高考失利后，父亲怎样安慰她；工作不久到外地培训，父亲几天一封信鼓励她。时隔多年，我再次体会了羡慕的滋味。

最真切的羡慕是一次小圈子的饭局。同桌有一对父女跟我谈起来，前不久，个个部门做电话咨询。她四处碰壁，熬了两个月，材料装了满满一个袋子。虽然大学生的力量有限，但她以“捧着一颗心来”的真诚，换来了众多当事人的信任。

我原是佛系的人，上大学的愿望就是窝在角落里看书，平安毕业。我被她的努力感动，也和她一起越战越强。

我很高兴能陪着坚韧、踏实、执着、善良的雨歌同学走过灿烂的大学生活。她即将攀登学术高峰，而我将走向社会，我们心中都时时燃烧着维护公平正义的火。将来，我们的成就都会闪烁彼此的身影，友情与理想将我们紧紧相连。雨歌，我等你梦想成真！

女儿是如何发现父亲身体抱恙；如何在网上抢到专家的门诊号；她又是如何当机立断，劝父亲尽快手术；出院后，更是隔天早上开车送父亲到医院换药。

女儿四十岁左右，那位父亲年近七旬。两人看彼此的眼神是那么亲近，语气是那么亲昵。

在我心中，父亲，是严厉的同义词。我十一二岁时，他时常出差。留给我一沓里弄食堂的饭菜票。父亲也喜欢看电影，但从我能清晰地记事开始，他就不曾带我进过电影院。我十岁那年，父亲给我一张《卖花姑娘》的电影票，也是让我独自乘电车去看的。读中学时，我打碎了一个调羹，为此挨了父亲好一顿骂。把这事讲给同桌听，她说，她摔碎过一叠碗，她爸爸只讲了一句：“下趟当心点。”

父亲爱我的方式，更像老式家长。比如，我读大学时，每月30元的生活费是他负担的；买课外英语书，父亲也会另外给钱。工作后，尤其是结婚生女后，我和父亲的沟通更加少。仿佛是疏忽之间，女儿长大了，父亲也苍老了。我时常被陌生人称赞年轻。或许，这跟我总是下意识忘记不愉快的经历有关。这两年，我是听了弟弟和母亲的笑话，才依稀想起，幼时，父亲带回家一个苹果一根香蕉，全部给弟弟吃，理由是“弟弟是馋坯”。当时，我还挺骄傲的——我不馋。

六年前，86岁的父亲常常诉苦，说，一动就喘。问诊、检查的结果，是患了慢性阻塞性肺气肿，肺功能已丧失八成。同事告诉我，这是不可逆的。父亲的精神很好，说起话来依旧哇啦哇啦，中气十足，走路也不肯用拐杖。四年前，有一次母亲外出配药，他在老年活动室观棋，发现没带钥匙，他居然从隔壁人家的天井里翻过墙头，跳进自家的天井。二老节俭了一辈子，从水电煤到其他开销，能省则省。他们常常自得于这个月只花了几百块一块，却忽略了吃的用的，是子女买了送过去的。

今年夏天开始，母亲向我“告状”，说父亲有时会尿失禁。我带了尿垫和尿不湿过去，劝慰父亲：“爸爸，您这个岁数还能自理，已经很了不起了。您想想，

与两位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的小姑娘相约在甜爱路相聚。为啥选这个地方？武汉姑娘小敏、北京姑娘小令是我的忘年交。来上海读书、工作四年了，听说甜爱路是上海最浪漫的小路，她俩想亲眼瞧一瞧，走一走。

2022年的暑期，小敏经过努力成为上海戏剧学院“贵州文旅实景演艺项目孵化创作”的主创人员，背起背包奔赴贵州三穗山区深入生活。她采访了好多苗寨同胞，近距离观赏了苗族舞蹈、苗族歌曲，有了积累才有作品。

为了当地的水库建设，让不同民族地区的村民离开世代居住的故土，搬至山下做新移民；让新移民学习生存技能，适应新的生活方式，这是政府重大的扶贫工程。移民新村的经营目标是“宜商则商，宜工则工，宜文则文”。小敏在“宜文则文”上做文章。她决定以环境戏剧形式打造实景沉浸戏剧。实景生活剧场是依附小镇而开的旅游小店，以“一店一剧”将小镇居民的真实故事，通过户主擅长的山歌、酒歌、舞蹈、叙述等形式，打造新式文旅宣传，以吸引各地游客和消费群。小敏说，想不到她也能扶贫工程出一份力。

“多么好的年轻人啊！”我心想。从贵州回上海后，小敏进入了狂热的创作期，没日没夜地创作她的剧本。作为对自己的一种奖励，小敏希望我这位上海老朋友能与之“相约逛街，倾听故事”。

正午的秋阳明亮温暖，两排高大挺拔的水杉树像两列士兵列队欢迎我们的到来。被两位小美女紧紧相拥真是心花怒放。路口的红色“爱情邮筒”是第一景，“第一张照片就是它”。

邮筒边一位鹤发童颜的老者坐在长椅上打盹。冒昧地上前请他挪动一下身子，让两位小姑娘拍照。听见说话声，老伯伯徐徐睁开双眼，立马盯住小令说：“你不是上海人吧？我来帮你们拍照。”老伯伯热情地说。拍完了照，老伯伯把他的手机递给我，请我帮他和小令来张合影。“她长得像明星。”老伯伯说。小令的确演过戏呢，大一时出演《地球红了》女一号。我指指小敏对老伯伯说：“这位姑娘是一位年轻的编剧，说不定会请您去客串一个角色呢。”想不到一句玩笑话，老伯伯很激动，马上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。“香港英皇艺术学院考级联合会：高级考官，中国上海东方国乐团常务理事长，上海音乐家协会、二胡专业……顾某某副教授主教：二胡、琵琶、古筝、钢琴。”老伯伯说他会六种乐器的弹奏，怕我们不信，他将手机里的视频一个个发给我们看。去年81岁，老伯伯才退休。甜爱路随便一逛，就偶遇一位人才。上海不是藏龙卧虎之地，又是什么？我们欢喜又感慨。

“后面弄堂‘鲁迅故居’的隔壁就是我家，欢迎你们随时来拜访。”挥手告别时，老伯伯盛情邀请。“上海的老爷爷怎么这么可爱！”小令说。“我是鲁迅粉，我一定会来的。”小敏点着头。

倾听着甜爱路上的爱情故事，朗读着“爱情墙”上的28首中外著名爱情诗篇，我的两位忘年交朋友心旷神怡，笑容灿烂。但愿上海的浪漫与上海的精华，能够给她们的事迹传递能量。

甜爱路走过无数次，这次最难忘。

身上的零件用了92年了，有点失灵，很正常。坐着躺着，垫一块，不垫台。”前所未有的酷暑终于过去，天气转凉时，父亲摔了一跤，幸好没有骨折。可他的身体却一天天垮下去了，时而有胃口，时而没胃口。急切间找不到放心的全天候保姆，无法住进医院，只能送进附近的护理院。没想到，三天后，父亲就昏迷了。

今年夏天开始，母亲向我“告状”，说父亲有时会尿失禁。我带了尿垫和尿不湿过去，劝慰父亲：“爸爸，您这个岁数还能自理，已经很了不起了。您想想，

热心地朋友圈里留言，愿教我画画。但老师说：“教你国画可以，但你要先学会书法。”我是个行动派。疫情居家时，我正爱好上画画，在足不出户的那一长段时光里，每天坚持练练笔，在提笔、构图、着色的过程中，我心身陶醉，时间于其中不知不觉地流逝；在每次练习之后，我拍照打卡，自己能够感知到点点滴滴的进步。

转眼学画已有两年半多，收获鼓励无数。在思考画什么、坚持自我的过程中，我懂得了取舍，学会了分辨，更掌握了分寸。

学画艾院

谁来做我学画之路上的“导师”呢？首先寄希望于自己的孩子。但孩子说：“妈妈，画画就是练出来的，画彩铅就是磨耐心，你要慢慢地一层一层地涂色，不要急，你画得不错，就是涂色不均匀。”其实这个问题我也发现了。要花几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一幅彩铅小画，似乎不适合我。转而把目光投向国画，学这个是不是简单易上手呢？区作协有一位会写字、会画画的王老师，

甜爱之约



雅玩

